

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,也不是一张普通的表格,这是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火线入党的志愿书,他生前珍藏了60多年。上面的红手印,可不是印泥,那是血——连长从死人堆里把他拉出来那天,他没掉一滴泪,可真这张表写自己名字的时候,他硬是把嘴唇咬破了。

我把它捧在手里,它躺在我的掌心,薄得像秋天的一片落叶,边儿都泛黄了。上面的格子,是用残片之类的东西代替直尺画的,每一笔都透着赤诚和匆忙。我不敢使劲,连呼吸都小心翼翼,只觉得指尖碰到它的一瞬间,好像碰到了70多年前淮海战场上的一缕硝烟。

我眯着眼凑近了看,那些手写的小字,有的已经模糊,有的还挺清楚地留在那儿。“十岁放牛,十三岁做长工,二十岁参加部队”——这是父亲写的吗?父亲原本不识字,是到部队后才开始学的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学,跟学走路一样费劲。可字里行间,藏着一个人从牛背上跌下来、又从枪林弹雨中站起来的一辈子。

“战斗勇敢”,这4个字写在支部介绍人意见那一栏。字像是拿弹壳刻上去的。当初那位入党介绍人不会想到,这4个字,会成为一个老人一辈子乃至子孙后代最骄傲的标签。

最让我肃然起敬的,是那句“同意入党,候补期三个月”。字写得工工整整,加黑加粗,像是特意强调给大家看;这个人,是经过战争考验的。背面还有一行小字,是三个月后的证明:“我支(部)召开支部大会,大家同意该同志转为正式党员”。纸虽然薄,承载的却是那个年代最沉重的信任和嘱托。

我忽然想,父亲当年为啥要把这纸藏在身上,还折叠得那么小?我找到他还健在的战友打听。老前辈说:“打仗那时候,一张纸都金贵。但更重要的是,只要你活着,哪怕跟队伍走散了,风餐露宿,九死一生,但凡你怀里还有这张纸,就能证明:我是党员,随时能过组织生活。”

这是拿命护着的纸。父亲生前只跟我说过一次打仗的事。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维兵团,父亲所在连队被打散了3次,又重建了3次。他身边有个通信员叫小刘,山东籍,比父亲小两岁,头天晚上还掰给他半块馍:“老班长,打完仗,俺请你吃煎饼。”次日冲锋号一响,小刘刚跳出交通壕,被一颗重机枪子弹击中,前胸被炸开拳头大的洞,人往前又冲了3步才倒下,一声没吭。父亲说,他当时连哭都顾不上。他一只手从小刘的腰上抽出两枚手榴弹,别在自己皮带上,压低身子继续往前爬。炮弹落下来,脚下的土像浪一样翻,耳朵里除了嗡嗡响,啥也听不见。最终,昏倒在死人堆里的他,被连长救起。连长问他怕不怕,他说:“报告连长,顾不上。”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入党吧,够格了。”怀揣这张入党志愿书,父亲还参加了渡江战役。

爷爷说,父亲刚退伍那阵子,半夜会突然从炕上弹起来,把棉被垒成工事。村里放露天电影,一听见枪声,他就猛地站起来,把板凳都带翻了。我

入党志愿书

■彭辰阳

16岁那年跟人打架,他把我找回家,吼了一句:“你小子,对不起你老子身上那些弹孔!”那是他这辈子对我说的最重的话。

2013年,87岁的父亲离世。收拾遗物的时候,我们在一个旧铁皮盒子里找到了这张入党志愿书。盒子旁边还有两枚纪念章。我忽然想起来,小时候,我撞见他在灯底下摸这张纸,问他那是啥。他愣了好半天,把纸折好放回铁盒,拍了拍我的后脑勺:“好好读书。”

父亲把党装在心里,如今,他的入党志愿书装在了我的心里。

今年夏天,我揣着父亲的入党志愿书,去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。站在广场上,我好像又听见攻打碾庄圩的炮声,震耳欲聋。我细读英烈墙上的名字,一个也不认识,可似乎又都认得——他们都像小刘叔叔,没能见到五星红旗飘扬蓝天的那一刻。看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“中华儿女永远记着: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”,我心里想,这不就是父亲一辈子想说又没说出的话吗?

回来后,我带着女儿一家4口,把这张入党志愿书的复印件郑重地交给县人武部。接手的是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,他双手接过志愿书复印件的时候,神色庄重,念上面的“战斗勇敢”4个字,声音都在发颤。

倾听这4个字,我好像听见了70多年前父亲填表时一笔一画写字的沙沙声,听见了小刘叔叔生前说的那句话:“老班长,打完仗,俺请你吃煎饼。”



瑞金云石山(水彩画)

段裘明作

谈笑低吟道明天

■余远来



“过草地那些日子,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,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,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,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,软塌塌,水渍渍,大部分人挺过来了,不少人却倒下去了。”聂荣臻同志曾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过草地的艰苦情景。

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草地,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接合部,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,由于在历史上属松潘县管辖,所以也叫松潘草地。这里鸟兽绝迹,渺无人烟、沼泽遍布,暗藏重重凶险,被当地人称为“死亡之地”。红军过草地,书写了一段令人感佩的悲壮篇章。这种悲壮铭刻在亲历者心中,频频出现在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中,逐步积淀为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,濡染成中华民族的坚韧品格。

无须浮华修饰,无须热血讴歌,纵是真实记述、平白讲述,也能直击灵魂、打动人心。那片草地有着近乎死寂的宁静与令人心悸的艰险,深藏着一部用鲜血与信仰写就的精神史诗。

1935年8月21日,红军从毛儿盖出发,开始穿越这片广袤而神秘的草地。饥肠辘辘,衣衫单薄,伴着风雨冰雪,随时都有冻饿之虞;积水淤黑,泥泞不堪,穿越漫漫泽国,随处都有没顶之灾。

时任红三军团第13团政治委员张爱萍,跟团长彭雪枫搭班子。13团是后

卫团,前面部队过后,草地能吃的野菜、草根、树皮所剩无几。干粮很快就吃完了,饥饿是第一大考验。昼夜温差大,抗寒御寒是第二大考验。沼泽泥潭多,行军和休息都面临危险。能够战胜这些困难的,唯有坚韧之精神。

张爱萍对指战员说:“草地景色美不胜收,好不好欣赏欣赏,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!”那夜,寒意浸骨,却激发了张爱萍的诗兴。他在日记本上写下《过草地》一诗:“绿原无垠漫风烟,蓬高没膝步泥潭。野菜水煮果腹暖,干草火烧驱夜寒。随意坐地堪露宿,卧看行云逐浪翻。帐月席茵刀枪枕,谈笑低吟道明天。”

全诗56个字,无一字写牺牲,无一字写痛苦,只写到了行云,写到了月光,写到了谈笑低吟,写到了畅想明天,从头到尾都透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写出了革命者如何在极致困境中活出的一种姿态。

他落笔的时候,墨是凉的,心却是热的。草地的风贴着地面刮过来,把战士们低低的哼唱声吹散又聚拢。篝火燃烧,月色相伴,明天太阳照常升起,队伍仍将继续北上,向理想之地进发。

这与张爱萍以往写的诗完全不一样,没有“州河从此狂怒吼,踏着血迹救

中华”的血气方刚,没有“冲破‘围剿’别赣江,辗转五省横乌江”的大气磅礴,没有“大敌追截当机断,敢破重围红军胆”的豪气冲天,他只是将视线收回到这个寂寂的草地之夜。不写饥饿难忍的痛苦,不写寒意彻骨的煎熬,也不写随处被吞噬的凶险,他只写谈笑中美好的明天。

这个“明天”,彼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,而是一个信仰的标识,因为没有人知道“明天”何时到来。在饥饿、寒冷、疾病和死亡面前,红军指战员帐席茵,卧看行云,始终笑谈“明天”。希望与信仰化为一块糖,甘甜浸润着指战员的心。尽管他们并不知道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,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,但他们深信:只要跟党走,就有前途。走出草地,胜利在前,光明在前!

从张爱萍的诗中,我们可以看到,在这片吞噬了无数烈士生命的“死亡之地”,最让人动容的,不只是如何面对自然的残酷,生死的考验,更是始终蓬勃着的人性光辉与信仰坚守、始终昂扬着的乐观精神与战斗意志。

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草地之夜,张爱萍用笔墨记取了长征中的一个片段,那是艰苦卓绝中对革命事业的段一真情告白。愈是艰难的跋涉,愈是对灵魂的淬炼。那些倒下的身影,化作了大地的丰碑;那些不屈的灵魂,化作了民族的精神;那些笑谈的“明天”,化作了今天的图景。草地无言,岁月无声,历史会永远铭记;为了光明而负重前行的先辈,成为中华民族最为鲜亮的信仰旗帜、最为坚实的精神巨构。

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对“过

泉城古韵

■冯彦宁

疆场收复中原,却终其一生困于江南偏安朝堂,满腔报国志,尽数寄于长短句中,临死前于病榻之上还在高呼:“杀贼,杀贼!”

祠内展陈着毛泽东同志圈阅批注的辛词,足见伟人独独偏爱稼轩词中的英雄气。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字字滚烫,“何处望神州?满眼风光北固楼”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”,少年读来只觉词句豪迈,中年再品,方懂字句里沉甸甸的山河之痛。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是不屈,“乘风好去,长空万里,直下看山河”是未凉的壮志。稼轩笔下的金戈铁马、中原故土、乱世苍生,是他一辈子放不下的牵挂。他以词为剑,把壮志难酬的愤懑、收复故土的夙愿,尽数写进纸页,终成“人中之杰,词中之龙”。

自辛稼轩纪念祠折返趵突泉,垂柳环绕的院落便是李清照纪念馆。很多人只记住她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婉约,却忽略这位泉城女子骨子里不输男儿的刚烈。她的一生,被一场靖康之变劈成两半。年少居泉城溪亭,乘舟醉酒,惊起一滩鸥鹭,笔下尽是清泉垂柳、人间温柔;国破南渡之后,半生颠沛流离、金首饰品四散飘零,笔下只剩风雨流离。“三杯两盏淡酒,怎敌他、晚来风急”是个人

漂泊之苦,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”则振聋发聩,胜过无数朝堂文士的怯懦空谈。

一豪放,一婉约;一执戈望北,一秉笔明志。趵突泉三股泉水日夜喷涌,大明湖荷香岁岁如常,可若少了易安堂、稼轩祠,泉城风光便失了半数魂魄。济南二安,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坛符号,他们是齐鲁大地生长出的两种爱国风骨;幼安手握刀笔,一生盼山河一统;易安以文立心,乱世守民族大义。泉城自古毓忠魂,明湖千载唱幼安,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,这片被泉水浸润的土地,千百年来从不缺心怀家国的志士。

站在趵突泉畔,听泉水喷涌不绝,两宋文人跨越百年的家国悲鸣,与近代炮火里的英雄呐喊悄然共振。解放战争中,人民解放军浴血鏖战,“攻城部队之英勇甚过以往”,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。古代文人纸上的家国理想,化作今日军人肩上的守护使命,文脉与忠魂,在泉城大地紧紧相融。

泉水万古不息,文脉代代相传。一座城的底气,从来不只是亭台湖泉的风物,更是沉淀在水土里的赤子情怀。泉水滋养文人风骨,战火淬炼军人忠魂,从古至今,这片土地上奔涌的对家国、苍生的赤诚之情,永远滚烫。

当兵的梦想

■洪小华

真的木制冲锋枪。大家纷纷围拢过来,你摸摸,他拿拿,还有一个伙伴干脆把木枪挂到自己脖子上,要跟拿棍子的对手比画比画。

结果,“嘎巴”一声,人家的棍子还没怎么样,木枪的枪托断了。拿着断成两截的枪托和枪身,我欲哭无泪,心疼得要命,也觉得对不起庆生哥……

1970年,我上了初中。学校从各教学班抽4名学生参加县里组织的军训,我被选中。在解放军教官的指导下,我们站军姿、整理内务、长途行军,学习卧倒匍匐前进、持枪瞄准和刺杀等军事技能,最后去靶场实弹射击。能参加这次军训是意外的惊喜,间接实现了我当兵的梦想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成为一名教师。一天下午上完课,我刚回到办公室,听到门外响亮的“报告”声。“请进!”我应道。一名军人走了进来,笔挺的军

装、高高的个子,抬手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“老师,我是您的学生。”

我仔细一看,他是我在高中教的第一届学生。

他很激动,跟我讲起哪些同学在部队,讲起令我向往的军营生活。他认真地说:“老师,我忘不了您给我们讲的课。我就像您给我们讲课那样,跟战士们讲话,他们都非常爱听。”

我哪里会想到,我的课能给学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没能当兵的遗憾渐渐散去,我明白,不论从事什么工作,在什么岗位,都是建设祖国的普通一兵,都应该像军人那样,忠于自己的事业,担起自己的责任,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。

退休后,我依然以当年军训教官的要求约束自己:行进时摆臂,手心要始终朝向自己的身体;晚上就寝,鞋尖朝前,整齐放在床边……如今步入古稀之年,我整天捧着看的书籍,还是军事题材小说。

短笛新韵

草木大别山

■温 青

这绿的山,一直带着铁腥味
深埋的弹壳长出枝枝叶叶
以松针缝合破损的时光
让杉树站成准星
瞄向那一年的月亮

野菜把根须伸进了沙盘
那些叶片背面的等高线
从乌云中伸出手掌
把灌木当作封条
贴住悬崖裂开的嘴
只露出一杆梭镖的探望

一些穿着粗布衣衫的红色花朵
在花岗岩的肩膀
擦集了所有的力量
一丛连山的烈火
扶起一座又一座山岗
杜鹃花急用发报术
把密码种进野蕨的卷心之上

古银杏抖落泛黄的旧信
每一页风霜
都飘向石缝里昼伏夜出的枯叶蝶
红蓼有自己的记事簿
在地下结出星火燎原的文章

入夜之后
整座山的静脉开始翻动页码
将每一个曾经的弹孔
转写成每一棵植物的偏旁

送你入伍

■李念臣

送你入伍,你将揣着故乡的晚风
跨过山川,奔赴远方
去守护万家灯火
少年时滚烫的理想
会在迷彩方阵扎根
闪耀出青春的荣光

送你入伍,期待你成为钢铁战士
守望星月,坚守岗哨
践行你郑重立下的誓言
把异乡当成阵地
风霜寒暑初心不改

从此,你守好边关
披甲执盾无畏向前
我把牵挂藏进流年
为你守好温暖的家园

待归期,几度春秋终会圆满
故里风景依旧
我们温茶闲话,再叙当年

一瓣心香

小时候,我最爱看也最常看的电影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英雄儿女》《奇袭》等。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像雷锋、王杰、欧阳海那样优秀的解放军战士,是我儿时的梦想。

一天放学后,伙伴们喊我去草场上玩打仗游戏,同院的庆生哥叫住我,说:“小华,来,给你做了一把枪。”

我抬头一看,这支木制冲锋枪跟在电影中看到的枪一样,有枪筒,有准星,还有散弹孔的印迹,弹匣下端微微向前弯曲,枪托打磨得光滑溜溜。

我高兴地接过这支木枪,连一个“谢”字都忘了说,抬腿就往草场跑。

草场上,伙伴们都以木棍、树枝或伸直拇指和食指当手枪,边瞄准边“噼噼啪啪”地嚷着。只有我,挎着崭新逼